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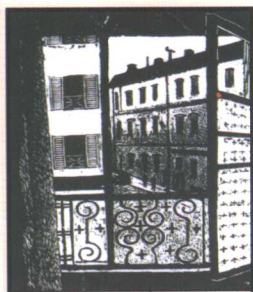
致外省人信札

[法]巴莱西·帕斯卡 著

姚蓓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LAISE PASCAL
THE PROVINCIAL LETTERS OF
BLAISE PASCAL



致外省人信札

「法」巴莱西·帕斯卡 著

姚蓓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LAISE PASCAL
THE PROVINCIAL LETTERS OF
BLAISE PASCAL



我的 笔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外省人信札/[法]帕斯卡著;姚蓓琴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鹅毛笔译丛)

ISBN 7-80681-065-X

I. 致... II. ①帕... ②姚... III. 帕斯卡,
B. (1623~1662)-哲学思想 IV. B565.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9229 号

致外省人信札

作 者:[法]巴莱西·帕斯卡

译 者:姚蓓琴

责任编辑:华 华

封面设计:王晓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875

插 页:2

字 数:213 千字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500

ISBN 7-80681-065-X/B·001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译本序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名字,相信我们是绝不陌生的。

作为 17 世纪法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帕斯卡从小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传说帕斯卡的父亲起初并不喜欢他学习数学,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藏了起来,有一天他却惊奇地发现,小帕斯卡自己推出了三角之和为 180° 的定理,惊讶的父亲只得亲手将《几何原本》交在了帕斯卡的手中。帕斯卡的数学天才很早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十六岁参加巴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小组(巴黎科学院的前身),后著成《圆锥曲线之几何》,提出著名的帕斯卡定理,受到了笛卡儿的高度赞赏。在代数研究中,发现了二项式展开式的系数规律,即著名的“帕斯卡三角形”。1641 年在他十八岁时还动手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能够进行六位数的加减法。以后帕斯卡集中精力投身于真空和流体静力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他根据托里拆利的理论,于 1647~1648 年间进行试验,发现随着高度降低,大气压强增大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帕



斯卡著成《液体平衡论》(1654年),提出著名的帕斯卡定律:“加在密闭流体任一部分的压强,必然按照其原来的大小由流体向各个方向传递”;同年出版《大气重力论》,确立了大气压力的基本规律。

命运似乎更喜欢捉弄天才,让帕斯卡聪慧过人的大脑寄寓在了一个羸弱不堪的躯体里面。从十八岁起,各种疾病就一直伴随着他,二十四岁时还发生过一次中风。脆弱的肉体不仅使这位世纪天才英年早逝,显然也成为他终身未婚的一个主要原因。人们常常谈论帕斯卡他在巴黎的“世俗生活”,揣测他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或者至少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单相思。1843年,有人发现了一份据说是帕斯卡的手稿《论爱的激情》,却令人大失所望,它并没有表现出帕斯卡在爱情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见解,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的爱情感言而已。事实上,帕斯卡除了他所倾心的数学和物理学之外,他把自己全部献给了宗教。

帕斯卡出身于一个法国天主教家庭,他和全家属于与正统天主教发生冲突的詹森派。但是,他一生都相信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是热诚而且纯正的。这与他独特的心路历程有关。1646年,帕斯卡二十三岁时,其父骨折养病期间,他随家人一起接触到詹森派的观点,此后经常陪同其妹妹雅克琳到波·罗雅尔听詹森派的神父们讲道。1655年11月23日帕斯卡乘坐马车出行,不慎翻入塞纳河,两匹马溺毙,他却奇迹般生还。入夜,帕斯卡反复阅读《新约全书》中《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被捕前的一段祷告,心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体



验,谓激情之夜,撰一祈祷文藏于贴身衣衫,八年后方为仆人所发现,有“正直的天父,这世界从不知道你,但我已知道你。愿我再不离开你”等句^①。1655年1月,即入波·罗雅尔修院隐居。

当时的波·罗雅尔修院为法国詹森派的中心。詹森(Cornelius Otto Jansen, 1585~1638)是荷兰神学家,在鲁汶大学攻读神学期间,苦读奥古斯丁思想,著成《奥古斯丁论》,死后他的同道和友人就以这本书作为神学基础,在荷兰和法国等地在天主教内部形成了一个派别,詹森派反映了一部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利益,影响极大并延续至今。1633年,詹森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圣西朗修院院长德·奥朗尔(Jean Duvergier de Hauranne, 1581~1643)担任波·罗雅尔修院院长。1638年3月圣西朗院长被捕后,另外一名重要的詹森派领袖阿诺尔(Antoine Arnauld, 1612~1694)接过波·罗雅尔的领导权继续谋求对天主教教会的改革。由于詹森派对当时社会势力很大的耶稣会加以批评,1653年5月被教皇英诺森十世宣布为异端,法国主教表示赞同。阿诺尔因一位友人被拒绝赦罪礼,撰写两封书信,递交给巴黎神学院,为詹森派辩护:对于教皇英诺森十世谴责詹森五大命题为异端,他表示赞同,但是否认这五大命题见于詹森的著作,不料于1656年1月遭巴黎神学院的谴责,并被撤销了教职。阿诺尔返回波·罗雅尔修院,秘密组织一些詹森派信

① 帕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03页。



徒商讨对策，其中就有帕斯卡。

起先阿诺尔写了一本小册子，但是大家都觉得很闷气，阿诺尔便对身边的帕斯卡道：“小伙子，你得干些什么”。于是，帕斯卡连夜写了一封《信札，致外省一友人》，第二天公开朗读，大获好评，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陆续发表了十八封信札。在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札之间还有一封“外省人”的回信，暗示信札受到法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欢，相互传阅；第十九封信札不知何故没有写完，系一片段，以现有的内容看好像作者打算正面阐述詹森派内部的团结和对耶稣会和罗马教会的不满。

以上就是《致外省人信札》的内容，今全部收入本书。

全部信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由第一～四封信札组成，主要介绍了阿诺尔和耶稣会之间围绕上帝的恩宠和自由意志的神学争论。帕斯卡设计了一个对于双方争论甚感兴趣却一无所知的人，热情而天真地在他的詹森派和耶稣会士朋友之间穿梭往返，试图从他们各自的语言中了解他们的神学争论。以奥古斯丁的神学为根据集中攻击了以耶稣会神学家莫林那为代表的耶稣会的恩宠论，也批评了当时神学上颇有造诣的多明我会的骑墙态度；第五～十封信札，帕斯卡笔锋一转，向那位外省人“描述一下那些好心的耶稣会士的道德观”。主要对埃斯科巴等一批耶稣会士的决疑论者作了激烈的批评和尖刻的嘲讽，指出耶稣会道德观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则(maxims)要对当时道德废弛、世风日下、信仰淡薄、的社会状况负责任。正是这些基本原则使得买卖圣职者、



腐败的法官、高利贷者、破产者、盗贼、妓女和与魔鬼联手的术士不仅能够在今世大行其道，丝毫不受良心上的谴责，而且死后安享天堂之福。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封信札中，帕斯卡从詹森派严谨的道德立场对于耶稣会的海外传教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何兆武先生在帕斯卡的《思想录》所附年表中提到，帕斯卡可能读到过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于1658年出版的《中国史》，这在《思想录》第593和594条有所反映。但是从这两条文字甚至整篇《思想录》中并不能看出帕斯卡对于中国文化有多少了解。不过在《致外省人信札》的第五封信札中，帕斯卡批评耶稣会士为了吸引更多异教徒加入到耶稣会来，甚至不惜纵容异教的偶像崇拜。“如果他们正好处在一个普遍认为上帝被钉十字架是一条愚蠢的教义的世界，他们对于十字架的冒犯会暂表隐忍，而只是宣扬那位荣耀的而不是受苦的耶稣基督。他们在印度和中国所实行的就是这一谋略，在那些国家，他们允许基督徒崇拜偶像，并教会当地基督徒如下的计谋：他们让那些皈依基督者在他们的衣服下面藏上一张耶稣基督的画像”。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帕斯卡对于当时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相当了解，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一样反对耶稣会的传教策略，认为这种策略是“一切不道德的根源和基础”(参见该第五封信札)，因为它们和耶稣会其他的基本原则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把更多的人笼络到自己一边，而不惜降低天主教的道德和信仰的标准。显然，帕斯卡的此番议论也是欧洲人文主义者对当时天



主教的礼仪之争发出的一种声音。

第十一～十八封信札构成了《致外省人信札》的第三个板块。前五封信札的信头是“致尊敬的列位耶稣会士神父”，以回答耶稣会士对于信札作者的答复为形式，继续揭露耶稣会士道德观的虚伪和渎神。后三封是写给两年前升任法王告解神父的安纳特，信头变成了“致尊敬的耶稣会士安纳特神父”，其中第十六封信札以奥古斯丁的学说为基础，为波·罗雅尔的圣体论辩护，反驳耶稣会士把后者的观点等同于加尔文的神学；第十七和第十八封信札，与第一～四封信札相呼应，正面阐述了詹森派关于恩宠和自由意志的观点，否认在詹森的著作中存在被教皇谴责的五大命题为异端。

帕斯卡提出，必须把信仰问题和事实问题区别开来。教皇通谕既已宣布五大命题是异端，是否承认它们是异端，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帕斯卡强调詹森派必须和罗马教皇保持一致，谴责这些异端思想；但是，在詹森的作品是否存在耶稣会所说“一字不差”的五大命题的表述，却是一个事实问题，只要找到詹森的著作阅读一遍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正是在这一事实上问题上，耶稣会欺骗了教皇。事实上，在詹森的作品中并不能找到这些表述，詹森不是异端，因此，那些否认在詹森的作品中存在五大命题的异端思想的詹森派就更不是异端。耶稣会以谴责詹森派异端的通谕，断言凡是不承认詹森为异端者本身也是异端，是把事实问题混淆为信仰问题，如果没有詹森著作本身为事实根据，无疑就是诽谤。

《致外省人信札》出版之后，未能完全改变詹森派的命运。



1656年3月,波·罗雅尔修院被政府查封,10月,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断定在詹森的著作《论奥古斯丁》中确有五大命题,乃为异端。1657年9月,《致外省人信札》被罗马教会列入《禁书目录》。

但是,整个巴黎似乎早已被帕斯卡信札的文采和才气所征服,信札刚一问世,便大为风行,争相传阅。1657年全部信札的法文本即伪托路易·蒙达尔之名发表,不到两年就有英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问世。以后一直不断再版,流传至今。事实上,《致外省人信札》虽然是一部论战性作品,却是帕斯卡相对完整的一部著作,其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文采飞扬、行文直白,文章布局寓诙谐、变化于庄重、严谨之中,为世所公认。有学者评价帕斯卡是法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确立了现代法国典雅语体散文是不为过的。

帕斯卡的文名以《致外省人信札》和《思想录》为巅峰。20世纪80年代末,有何兆武先生翻译的《思想录》问世,90年代初陈宣良、何怀宏等翻译出版了《帕斯卡尔文选》。今《致外省人信札》又与读者见面。如此,帕斯卡在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译本,有助于读者全面地领略三百余年前这位法国天才的文采和思想。

本书译文错误难免,甚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教。

译者

2002年6月



目 录

001	中译本序
001	信札之一
014	信札之二
026	“外省人”给他朋友前两封信的答复
028	信札之三
038	信札之四
054	信札之五
073	信札之六
090	信札之七
109	信札之八
127	信札之九
145	信札之十
164	信札之十一
182	信札之十二
201	信札之十三



219	信札之十四
238	信札之十五
257	信札之十六
283	信札之十七
307	信札之十八
333	信札之十九

信札之一

巴黎,1656年1月23日

先生:

我们彻底搞错了。直到昨天我才不再受到蒙骗。在此之前,我总是觉得索邦^①的各种争论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宗教的利益将有深远影响。其实,像巴黎全体神职人员大会那样经常召集的会议,声势浩大,又伴随着诸多不同寻常、难以预料的事件,只会导致人们产生很高的期望,无助于得出会议主题也是最不同寻常的结论。然而,当您从下面的叙述中获知此种辉煌场面的结局之后,您也会大吃一惊的。我现在对于会议主题已经了如指掌,也能够要言不烦,说上两句了。

一共审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事实问题,另一个是正义问题。

事实问题是指:阿诺尔先生在他的第二封书信中声称,他曾仔细阅读过詹森的著作,并没有发现前任教皇所谴责的命

^① 索邦(Sorbonne),指建于13世纪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有时也泛指巴黎全体神职人员。本书多指前者。



题；但是，虽然如此，不论这些命题出现在哪里，他都会予以谴责的。因此，如果詹森的著作里确有这些命题，他也会予以谴责的。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他这样做算不算傲慢无礼。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主教们已经宣布在詹森的著作中确有这些命题后，他竟然还敢怀疑在詹森的著作中没有这些命题，他这样做算不算傲慢无礼。

此事闹到索邦，七十一位神学家同意他的答辩，主张面对众多出版物所提出的问题即要他说是否他认为那本著作中存在这些命题。他惟一的答复是：在那本书中他找不到那些命题，但是，如果书中果真有这些命题，他就会予以谴责。

其中有些人更进一步，他们申辩道，在对全书作了研究之后不仅根本找不到这些命题，相反，他们倒是发现了与这些命题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强烈请求，如有哪位神学家找到了这些命题，敬请当面指出；还说这样做岂不是很容易吗，因此没理由拒绝，况且诉诸这一最可靠的手段，足以让包括阿诺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但是这个议题照例是不了了之。这一方人的情况大抵如此。

另外一方由八十位在俗的神学家以及大约四十位托钵僧组成。他们指责阿诺尔的提议，而不愿意考察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事实上，他们已经声明，他们与这一提议的真实性无关，只是认为这个提议是鲁莽的。

除此之外，还有十五人不喜欢这一申斥，可以称之为中间派。

关于事实问题的结果就是这样，我得说，其实我也不在乎



这个问题。它根本不能影响我对于阿诺尔傲慢无礼与否做出良知上的判断。我要是真的受好奇心驱使，想弄明白詹森著作中是否有那些命题，那么，他的著作既不难找，也非长篇大论，不会妨碍我从头至尾通读一遍，这将足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了，在这个问题上哪里需要去向索邦咨询呢。

然而，要不是担心自己也变得傲慢无礼，我真的认为我应当接受我大多数朋友的观点。他们虽然至今仍然相信会议公报，认为在詹森的著作中确有那些命题，但是，它不可思议地拒绝指出这些命题的出处而开始怀疑相反的事实——由于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能够说他在著作中发现了那些命题，这种拒绝在我看来更是异乎寻常的。因此我担心这样的申斥有害而无益，在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与会议结论正好相反。事实是这个世界最近变得怀疑一切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事实问题无足轻重，由于它与宗教无关。

而正义的问题由于关乎信仰，似乎更加重要，因此也是我要不遗余力加以考察的。然而，你将欣慰地发现，它也和前者一样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阿诺尔在同一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个主张，大致是“没有上帝的恩宠我们将一事无成，而在圣彼得跌倒的时候这样的恩宠并不存在”。您和我都假设，这里的争论将集中在关于恩宠的一些伟大原则，诸如恩宠是否施与了每一个人？是否其本身就是有效的？但是我们都大错特错了。你要知道我已经在很短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神学



家；现在我就来证明它！

为了弄明白这一争论，我求助于我的一位邻居 M. N.——纳瓦尔(Navarre)学院的神学家，您知道，他是一个热烈的反詹森派，而我的好奇心也使得我的情绪几乎和他一样热烈了，我问他们是否立刻正式决定用“恩宠是施与一切人的”命题来解决问题。他给了我一个令人难堪的回答，告诉我说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那派人中间也有一些主张恩宠并非施与所有人的；那些审查者们已经在索邦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他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名言来证明他的想法：“我们知道恩宠不是施与任何人的。”

我请求原谅我误解了他的观点，要求他说，是否他们至少不会谴责詹森派的另外一个引起争论的观点：“恩宠本身就是有效的，它强有力地决定了我们的意志朝向善的一面。”但是我的第二次询问还是同样不够幸运。“你简直对此一窍不通”，他说，“那不是异端邪说——而是正统观点；所有新托马斯派全都是这样主张的；我本人在索邦论文中还为这一观点作辩护呢”。

我再也不敢贸然提出我的怀疑了，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为了理解其中的奥妙，我请求他告诉我阿诺尔先生命题的异端邪说究竟在哪里。“就在这里”，他说，“他不承认义人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具备服从上帝诫命的权能”。

在获得这条信息后我便离开他家，我不无骄傲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便央求 M. N.——他的身体逐渐好转，已彻



底康复——带我到他的内弟家去。他的内弟是个詹森派，一个彻头彻尾的詹森派，不过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好人。我想要得到一个较好的招待，就假装出一副非常赞同他的样子，说：“索邦是不是可能把这样一个错误带进了教会，就是‘所有的义人总是具有服从上帝诫命的权能’？”

“你说什么？”神学家说。“你说那是一个错误——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再合乎天主教的观点不过，那个只有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才会横加指摘的观点称作是错误呢？”

“天哪！”我说，这回轮到我不吃一惊了：“这么说你和他们的观点不同？”

“对”，他答道，“我们诅咒他们的观点是异端、是不虔诚的”。

面对这一回答，我立刻发现我的詹森派表演得有些过头了，正如我前面装成莫林那派^①也有些夸张。但是我不能够肯定我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就要求他坦言，他是否主张“义人总是有一种真实的力量来服从神圣的命令？”对此，这位好人变得兴奋起来（不过带着一种神圣的狂热），声明他是不会因为有所顾虑而隐藏他的观点——事实上那便是他的信仰，他和他的同党会至死捍卫这一信仰并把它当做他们的导师圣托马斯和圣奥古斯丁的纯正教义。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脸的严肃，使我不能有丝毫的怀

^① 莫林那(Luis de Molina, 1535~1600)，西班牙天主教神学家，1553年入耶稣会，1588年出版《自由意志与上帝恩宠》，为耶稣会普遍接受。